

中华青少年
必读书库

影响 中国历史进程的 100名人

QINGSHAONIAN BIDU SHUKU

姚家余 ◎ 编著

100名人

子产 晏婴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

100人

—— 之五

子 产
晏 婴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 100 人/思妃 主编. —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3

ISBN 7 - 80606 - 716 - 7

I . 影... II . 思... III . 文学—传记—历史人物

IV . 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3919

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 100 人

作 者: 思 妃 主 编

责任编辑: 单媛媛

责任校对: 单媛媛

装帧设计: 三味书香

出 版: 吉林摄影出版社 邮编: 130021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印 刷: 河北省徐水县精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大 32 开

字 数: 8566 千字

印 张: 412

版 次: 200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80606 - 716 - 7/I·48

定 价: 988. 00 元 (全 50 册)

子产

这位了不起的改革家，少年时即关心国事，有卓越的政见。为郑国国相后，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：作丘赋、铸刑书，使郑国由弱而强。他死后，孔子闻讯为之堕泪！

郑国的最高学府泮宫前，环绕着半圆形的水池。

泮宫四周静悄悄的，是个学习的好地方。

但是，今天却不同了。池前站了一群教官，有大司乐、师氏、保氏。他们在等一个人。这个人是负责全国教育的司徒——子孔。

不久，有人高喊：

“司徒大人到！”

子孔穿戴齐正，官帽官服，来到众人面前。

教官们纷纷躬身施礼，欢迎司徒大人。

子孔五十多岁了。他身体胖胖的，腰板挺直，走起路来旁若无人。

作为司徒，他不仅掌管全国的土地和人民，还兼管教育。

今天，他是来泮宫参加“毕业典礼”的。

教官们既是教师，又是国家官吏。

他们把子孔迎入大堂。

大堂里早已坐满了毕业的学子。他们都是贵族子弟，不是卿的儿子，就是大夫的儿子。

他们经过了十六年的学习，今天终于毕业了。

子孔走进大堂后，对学子进行了简短的训话：

“主公命令老臣前来看望莘莘学子。你们在泮宫苦学了十多年，收获甚丰，今后要学以致用，尽忠报国，不辜负主公的栽培和期望。”

→ 3

学子们静静地听子孔训话，目不旁视，站得笔直。

子孔训完话，到侧厅小憩。

这时，教官们都围了过来。

子孔道：

“诸位训导学子，为主公培养人才，辛苦了！”

教官们纷纷说：

“不苦不苦！望着学子个个都成了才，心里甜滋滋的。”



子孔说：

“是啊！我见他们一个个彬彬有礼，温文尔雅，就知道诸位的心血没有白花。”

教官们又异口同声道：

“今年与往年大不相同。今年毕业的学子里，出了个旷世奇才，异日必为国家栋梁。”

子孔听了此言，不由得一愣，惊问道：

“此人是谁？”

负责教六艺和六仪的保氏道：

“就是公孙司马大人的长公子公孙侨——公孙子产。”

子孔道：

“原来是他！唔，此儿从小就有贤名，承蒙诸位的训导培养，肯定差不了。”

原来，子孔和子产的父亲子国同朝为官，他是看着子产长大的。

子产的父亲子国是郑穆公的小儿子。子国精通韬略，能征惯战，因此被任命为郑国主管军事的司马。

子产自幼绝顶聪明，两目如电，充满

了智慧的光芒。子国对子产寄予极大的期望。为了将子产培养成才，子国将他提前送进了国家的“最高学府”——泮宫。

子产在泮宫里受到了系统的教育。因此，他不但博学多才，而且深明治国之道。

泮宫的修业年限为十六年：“小学”七年，“大学”九年。

由于泮宫的学制极长，其教学内容也极其丰富。

子产学过的教学科目有以下各种：

乐德：中、和、祗、庸、孝、友；

乐语：兴道、讽诵、言语；

乐舞：云门、大卷、大咸、大磬、大夏、大濩、大武；

三德：至德，以为道本；敏德，以为行本；孝德，以知逆恶；

三行：孝行，以事父母；友行，以尊贤良；顺行，以事师长；

六艺：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；

六仪：祭祀之容、宾客之容、朝廷之容、丧纪之容、军旅之容、车马之容。



通过十六年的学习，子产成了一名饱学之士。

从泮宫毕业后，子产回到家里。

母亲见儿子长得魁梧雄壮，步履有力，乐得眼睛眯成了一道缝。

子产见了母亲，忙施大礼：

“母亲大人在上，孩儿有礼了。”

母亲忙上前扶起子产，慈祥地说：

“泮宫学业太多，我儿这些年受苦了！如今毕业了，先好好歇歇吧。”

子产道：

“孩儿浑身是劲，并不觉得苦。倒是母亲没有孩儿在膝下尽孝，一定是寝食不安吧！”

母亲摇头道：

“是挺想你的，但常听你父亲说你在泮宫学品兼优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子产这才发现父亲不在家，忙问道：

“父亲呢？”

母亲叹道：

“主公刚即位，就派你父亲和子耳攻打

蔡国去了。兵凶战危，我正天天替他担忧哩！”

子产安慰母亲道：

“母亲大人勿忧。我父亲勇冠三军，足智多谋，定会取胜的。但不知主公为何发兵攻打蔡国？”

母亲道：

“我也不晓得。”

子产又问：

“何时出的兵？”

母亲略为寻思，说道：

“刚过一句。”

子产听了，面有忧色。

母亲以为儿子想父亲了，劝道：

“你父亲不久便会凯旋的，我儿快莫多忧，好好歇歇吧！”

母亲说罢，忙传令开饭，为儿子接风。

其实，子产不是为父亲担忧，而是为郑国担忧。

子产所处的时代，正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时期。这时，全



国土地归周天子所有的局面已经开始瓦解，原来的井田制逐渐破坏，出现了私田。周天子已经控制不了诸侯，王权旁落，各大诸侯争夺霸权，各诸侯国内部的卿大夫专横跋扈，天下行将大乱了。

郑国处于南北交通的要道，夹在晋、楚两个大国之间。晋楚争霸，都想征服郑国。郑国腹背受敌，难以应付。再加上国内动荡不安，处境十分困难。

想到这里，子产叹道：

“郑国从此多事了！”

母亲一面劝儿子多吃些菜饭，一面问道：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子产道：

“这哪里是主公的意思？主公只有五岁，怎会派父亲出征？这都是执政大臣子驷所为。”

母亲听了，连连点头：

“是啊！子驷刚弑了先君，又让你父亲挂帅出征，不知他是什么意思。”

子产道：

“我在泮宫也风闻子驷弑了先君，但也有人说是先君乃暴病而卒，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

母亲说：

“听你父亲说，先君僖公当太子时就不懂礼貌。简王十一年，先君和子罕同去晋国，先君对子罕不加礼遇。后来，先君又和子丰同去楚国，对子丰不加礼遇。先君即位后，去晋国朝见，子丰想向晋国控告他，而后将其废掉，被子罕劝阻了。灵王六年，诸侯到邲地参加由晋悼公召集的会议，子驷作为傧相随先君前往。一路上，先君对子驷不加礼遇，侍者劝谏先君，先君不听。当侍者再劝谏时，先君把侍者杀掉了。子驷忍无可忍。子驷派人趁黑夜杀了先君，用暴病而卒讣告诸侯。子驷回来后，便把五岁的先君幼子扶立为君了。”

子产叹道：

“原来如此！”

母亲又道：



“子驷弑君，诸公子不服，要谋杀子驷。子驷闻风而动，先下手为强，制造罪名杀了子狐、子熙、子侯、子丁。现在，又让你父亲攻打蔡国去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母亲又问了一句：

“我儿，你可知子驷是什么意思？”

子产想了想，肯定地说：

“无非是想加强晋郑联盟呗！”

母亲听后，若有所悟。

这时，夕阳西下，天色黄昏了。

母亲见天色已晚，便吩咐仆人撤席，安排儿子就寝。

郑僖公被弑后，他五岁的儿子即位，史称郑简公。

郑简公即位前，郑国投靠晋国。而和郑国邻近的蔡国却投靠楚国。既然郑、蔡两国的后台晋、楚两国水火不相容，为霸权连年兵戎相见，郑蔡两国也就互为敌国了。

的是为了在国人心中树立自己的威信。当然，此举也可以加强晋郑联盟。

过了半个月，这天，子产正在书房读书，忽听门外人喊马嘶。根据声音判断，一定是父亲回来了。

随着大门响，父亲满脸征尘，谈笑风生，大踏步地走进庭院。

子产忙把手中的书放在几案上，站起身迎了出去。

子产见了父亲，忙施大礼。

子国扶起了子产，哈哈大笑道：

“听说你从泮宫毕业了，我如今又大胜而归，真是喜上加喜呀！”

子产望着父亲的满脸征尘，说道：

“父亲征战辛苦了！”

子国道：

“此次征战一帆风顺，马到成功，连蔡国的司马公子变都成了俘虏，不缴获了无数的战利品，再辛苦也值！”

子国声若巨雷，说话震得小院轰轰响。子产的母亲闻声而出，忙迎进子国，沐浴



更衣。

入夜，皓月东升，银光洒满大地。司马府中喜气洋洋。

堂上正在举行庆功晚宴。朝中大臣和亲朋至友欢聚一堂，一面欣赏着歌舞，一面举爵饮酒。赞扬声不绝于耳：

“司马大人真是神勇啊！”

“蔡国虽有强楚做后台，也不堪我们司马大人轻轻一击！”

“此次大捷，令人欢欣鼓舞。”

“是啊，此次大捷，必然加强晋郑联盟，将大大有利于我国。我郑国从此太平无事了。这都仰仗司马大人的功劳啊！”

子国在一片赞扬声中喝得酩酊大醉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举爵劝酒道：

“诸位，一醉方休，干！”

大家都举起了爵，异口同声地说：

“干！”

说完，一饮而尽。

这时，子产走进大堂，对在座的人说：

“各位长辈，晚辈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

否!”

众人齐声道：

“今日乃庆功家宴，人人畅所欲言，有话但讲无妨。”

子产道：

“小国无文治而有武功，灾祸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如果楚国兴师问罪，我们能不屈从吗？屈从楚国，晋国必然派兵声讨。晋楚轮番伐郑，我国休想安宁了。”

众人听了子产之言，都一笑置之，不以为然。

子国已经醉了，又正在兴头上，听了子产的话，无异浇了一头冷水，不由大怒道：

“你年纪轻轻，懂得什么？国家大事，自有大臣们去处理，用不着你来多言。”

子产见状，退了出来，边走边叹道：

“郑国从此多事了。”

众人继续痛饮，直至夜阑方散。

转眼冬天来到了。

这天，天空飘着小雪。子国上朝回来



后，满脸愁云，就跟那布满阴云的天空一样。

夫人见子国发愁，关切地问道：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子国道：

“没事。”

夫人道：

“还说没事，事都挂在你脸上了！”

子国叹了口气，不得不承认：

“唉！让咱儿子说中了。楚国派子囊率兵打上门来了，责问我们为什么发兵侵犯蔡国。”

夫人担心道：

“这可怎么办啊？”

子国道：

“楚国强大，打又打不得。我正在为此事发愁。”

夫人道：

“可别再打仗了。打打杀杀的，何时是了？”

子国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先是摇了